

在美國祭祖

洋
妮

真的，不怕你們說我「大逆不道」！現在我說的可是大實話：鄙人，雖為黃帝的子孫，但活到三十出頭了，平生第一次向「中華列祖列宗」牌位三鞠躬，卻還是在人家美國！

在大陸，我們家從沒有擺過任何祖宗牌位，這並不是因為我父母信天主教的緣故。我是在西方人看來「毫無個人隱私」的北方大雜院裡長大的，鄰居有十幾家（但信天主的只有我家，至少我爸這樣說）。可在「毛主席」活著的那些年頭，真的沒見過有什麼人家祭過什麼祖、供過什麼祖宗牌位，要說這些「封建迷信」活動，我好像還是更多在是「

好人」「壞人」形象鮮明的國產電影中看到過！當然現在搞改革開放，人們有錢了，國內這些東西又時興了。因為「鄧伯伯」一來，家家戶戶高排在正牆上的毛主席像和華主席像就先後都取下來了。再排什麼好呢？牆上總不能空著呀！（不管你嘴上承認或不承認，人們好像總還是信點什麼好）。於是，爺爺奶奶輩的就又想起了久違的「x姓歷代祖先」啦、「天地君親師」啦、財神爺啦、關公啦、觀音菩薩啦，紅旗下成長的一輩就乾脆把取下的「毛主席」像又重新排上了。

要說那些年，家裡死人了，至多只在牆上排個

黑白遺像，以示紀念，如此而已。誰還敢想起要去祭什麼祖宗？「聽毛主席話，跟著共產黨走」就好了。所以，我們破「四舊」、打倒孔老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每年清明節各單位和學校只組織集體去「祭掃革命烈士墓」，讓大家重溫「我們的戰旗是烈士的鮮血染紅的」，牢牢記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那還是粉碎「四人幫」後，我才聽我叔叔說起鄉下我爺爺也是有墓地的，只是「文革」時也給鏟平了，據說當時他半夜起來偷偷去那裡，在電筒下還真看見了我爺爺的遺骨！可他哪敢撿呀，你想想，過了二十年他才敢說給我爸聽，我爸也真只是聽聽罷了。那年頭，我爸自己因為怕抄家，連收藏著一如後來家家戶戶都必須掛上的毛主席像大小的十幾張聖母像，都半夜偷偷燒掉了。因此，還能為祖宗的事說我叔幾句！

自從我三歲死了娘後，恰恰我們家從此不再死人（遠親也沒有），因此我活到一九七六年，才有機會為死人放聲大哭，向遺像三鞠躬！那是一月八

日，周恩來總理死了，我第一遍聽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的噩耗，就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雖然現在想來真「發內」（funny，可笑），可那時我真的是發（自）內（心）的！這點我很清楚。所以，當北朝鮮的金日成死了，美國電視裡播放了忠心耿耿的朝鮮男女在廣場上哭得死去活來的新聞鏡頭，電視房裡的我的「老美」同學們都看得哈哈大笑時，我實在有點忍受不了，當然更笑不出來，只好提早退場。大概為此第二天有人在過道裡特意問我是不是來自「哭了呀」（上海腔 Korea，「韓國」）？！我能對他們說什麼？這些「老美」哪天克林頓被暗殺什麼的，他們哭不哭還不一定，哪會像我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哭「毛主席」之死又發（自）內（心）眼淚奪眶而出！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一月八日和九月九日！所以在那兩天正好生日的朋友們也是幸運——我不用查備忘錄就會表示些什麼。

言歸正傳。這輩子第一次參加敬天祭祖彌撒，是去年留學到了美國「迷路天使城」——Los(1)

Angel(s)洛杉磯。那是剛到不久，我和我太太有空就到處轉，有一天轉到一聖堂，居然看見堂外告示欄裡有白紙黑字寫的中國字「中國教友請坐前面」。爲什麼？「好鮮呢」（剛學來的台灣腔）！難道人家美國也有「照顧外賓」那一說？於是，我們好奇問了正在堂裡的高鼻子神父才知道，他們修會裡一個在台灣傳教的神父回美探親，剛好也慶祝晉鐸三十周年，於是就特意舉行了一台中文彌撒，因爲來的中國教友比較少，所以就讓他們坐前面。這個神父倒是很熱情，他說如果你們日後有興趣參加這樣的彌撒，可把地址留下。於是這就有了以下的「我最難忘的一個星期天」（小學時的作文題目）。

恰逢我們在國外過第一個春節（對「老美」要說「中國新年」），正好有一個台灣主教來訪加州，於是就在那個我們去過的教堂裡主日舉行一次印發通知上寫的「新春祭祖大典」。在我們離開大陸時還沒有聽過在教堂裡舉行過這樣的「大典」。爲此私下認爲這是「港台版」的。在大陸過春節教堂裡

沒有特別的彌撒，因此普通教友家裡還是星期五守齋，其餘的日子則照舊邀請親朋好友甚至神父，從年夜開始大吃小吃直至正月十五開元宵才告「最後的晚餐」。

那天的彌撒是在上午十時。中國教友又都一律被「邀請」坐前排。有幾個台灣家庭大人小孩還特意穿著織錦長袍馬褂旗袍，甚至還有人帶著瓜皮帽（這些打扮，我過去更多只在三十年代的「小資產階級情調」電影裡看過）。由於我與我太太仍是大陸人出國的時髦裝：全套藍色花牛仔衣外加一雙白色旅遊鞋，而到場的很多「老美」大多西裝革履，爲此我太太忍不住輕聲問旁邊穿旗袍的台灣太太：「你們在台灣仍是這樣穿著上班嗎？」「哪裡呀，這些還都是我們結婚時的衣服，只是神父要我們穿得中國化一點，因此就來秀了。」「秀」是我們那天又學的一句「海峽那邊」的話，意思是「show」，大陸人要說「表演」了？！

當神父行列出現在我們眼前時，我差點與我太太

太一樣偷偷笑出聲來，因為這些「老美」神父至少都有一米八零左右吧，且有的人長得還特胖（在中國人堆裡很少見得到的那種胖），不少人還帶著一副非常西方人的金絲邊眼鏡，可穿在身上的居然是大紅色且帶小金花的中式織錦祭披（「港台式」？對不起，我不是有意在這裡搞分裂）。這種顏色好像在大陸只有選購結婚被面時人們才會想到要買，平時誰還穿這種大陸專供外銷電影裡的村姑顏色？更不用說男人了（我不敢想像我在大陸當神父的舅舅穿上這種祭披後的形象）！可是啊，話說回來，這種祭披穿在洋神父身上還煞是好看，所以也許是「港台式」傳教士裝？為此那天天主祭的台灣主教和另一名國籍神父反而穿的是普通神父服裝。

那天參加彌撒的大概有八百多人，但中國人「港台」加起來，也只不過六七十左右，且十幾個人在祭台邊參加唱經班。音樂伴奏是中國二胡和琵琶。而在大陸時教堂裡用的不是西洋腳踏風琴就是電子琴鋼琴。就連我姥姥家那偏僻的教友村，聖堂

重建後，本堂神父還是尊重教友的希望買了一台「雅馬哈」電子琴，雖然在我聽來至今那裡琴師的水準真不怎樣（用大城市人的標準來說），可誰會建議或許在堂裡吹吹北方的噴吶和笙會更和諧一些呢？不是天主教嗎？那麼就至少得有風琴（還有老教友希望有管風琴）。事情往往是這樣只按照人們認為的「應該」而發生了。所以，我們現在到了美國，反而欣賞起民樂伴奏的中文聖歌，本該能放聲高唱，可像我們這樣的大陸人，那天沒有紙「提詞」，就幾乎跟那些出場的「老美」一樣，成了啞巴教友了（也有些「老美」那天還努力在念他們只能意會的中文羅馬拼音注音符號）。因為，我們只會念在台灣已叫「舊式」的文言《天主經》：「在天我等父者，我等願爾名見聖，爾國臨格……」。而那天在彌撒中念的「新式」是：「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

彌撒是交替使用中英文兩種文字，可由於到場的中國人，大都是來美「拜鄰國」（bilingual，說

兩種語言的)，所以那天說的中文對「老美」來說就需要請翻譯了。可彌撒中不配備即時傳譯，爲此更多時候這些「老美」是真正在「望」彌撒！。他們能說「阿門」，但不知由中國人唱的念的經文何時結束。

不知道是否是台灣來的主教英文不怎麼樣靈光，那天彌撒講道用的是中文。「各位中華兒女，各位美國朋友……」沒有人想到要英文翻譯，我也不必再在這裡全文語錄了。

彌撒後，開始祭祖典禮。在側祭台上早佈置了一個中式祭台，中間是大紅色燙金字的「中華列祖列宗」牌位，兩邊豎架著兩塊燙金字的黑色對聯（還是特意從台灣海運來的禮物），右邊是「仁愈父慈愈母教愈師施恩愈海」，左邊是「信宜篤望宜誠愛宜熱報德宜深」，供桌的台布又是大紅色的。

只見一個穿著紅旗袍的女司儀上前來，敲一聲廟裡和尚念經用的大木魚，先用中文喊一聲：「典禮開始，全體肅立」，然後再用英文重複一遍。又

敲一聲，喊「奏樂」，《茉莉花》的旋律就回響在堂裡。又敲一聲，喊「主祭就位」，上來那位台灣主教。又敲一聲，喊「輔祭就位」，上來二個穿長袍馬褂戴瓜皮帽的。又敲，喊「上香」，空氣中頓時飄散著大陸叫衛生香的氣味。又敲，喊「獻花」……，「獻酒」……，「獻果」……，「向列祖列宗行三鞠躬禮」。「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禮成奏樂」。

由於在場的「老美」有不少人在該鞠躬禮時，仍然抱著雙臂站著觀看。爲此使得我們旁邊的台灣太太忿忿不平：「這些老美怎麼不鞠躬！」我太太接口說：「不是祭我們的祖宗嗎？」是啊，她說的沒錯。牌位上不是明明寫著「中華列祖列宗」嗎？這些「老美」既然聽見了「搶你事」（Chinese），自然也就不鞠躬了。雖說教會是一個天主的大家庭，可如果我們在教堂裡還「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不離口，那麼「老美」自然也會聯想起「日爾曼的後代」、「荷蘭血統」、「英格蘭移民」及「我爺

爺是愛爾蘭人，我奶奶是希臘人」，「我媽媽是墨西哥人」等等，不是嗎？

這麼多年大陸「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就是我們這代人心中只剩下「毛主席萬歲」和「我愛北京天安門」的記憶。真的，我記得小時候因為想問姥姥多要一塊糖，特意衝她大喊一聲：「姥姥萬歲！」殊不知馬上臉上挨她一巴掌，還被教訓說：「下次不許再這樣胡說八道，這讓外人聽見了還會得了？知道嗎：我們只能說『毛主席萬歲』！」所以大概也因爲這樣家教，「毛主席」死時我真的是那麼悲痛。那天在教堂裡聽台灣主教大講「子曰」、「儒家傳統」時，我不僅想起了仍歷歷在目的「批林批孔運動」。那時候，滿大街是「孔老二」乾瘦老頭形象的漫畫，很吸引我們這些缺乏米老鼠唐老鴨卡通片熏陶的小學生。

中國大陸現在也開始推廣中文彌撒了，我不知道在教堂裡他們是否也這樣祭祖，不知道是否也希望教友們穿上長袍馬褂旗袍。據我的一位來自台中

的台灣同事介紹說，在台灣三步可見一個廟宇之類供「拜拜」的建築，但天主教堂還是不多，所以參加這樣的「祭祖大典」，他也還是來了人家美國之後。在大陸，如今據說女士們很時髦講甜甜的台灣腔「國語」。但外國傳教士仍然是被正式禁止在大陸進行傳教活動的，爲此大概我姥姥鄉下的堂裡，即使也放上了「中華列祖列宗」的新牌位，但恐怕還不會出現「身穿大紅袍」（一句河北梆子台詞）的外國神父！

由於這次的祭祖典禮，真的沒讓我出了教堂後，仍念念不忘想去「中國城」找找是否能訂購一塊我已很陌生的「中華列祖列宗」牌位在家裡從此供上，所以下次再收到類似的通知時，我們不再像第一次那樣興緻勃勃了。

在美國，我們現在仍每個主日去教堂望彌撒，但不一定非去找中文彌撒不可，這樣可使我們更好地融入當地的堂區生活。

□